

忆故人

天堂里,愿你能笑口常开

倾诉、执笔:陈光新,男,59岁,工人,白下区

定煌是我的工友,他性格随和,凡事忍让,我以为他会永远笑口常开,永远是我们的开心果。没想到,就是这样一个人,最终却是被抑郁症夺去了生命……

去年夏天,定煌工友多次来访,我打着赤膊与他天南海北地神聊。他很聪明,头脑里古今中外的“货”装得不少,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交谈。再过一两年,我俩将分别办理退休手续,我渴望着在退休后能有更多的相聚,以打发漫漫暮年时光。绝想不到,8月20日还与他通过电话,25日他的遗体竟被人从扬子江面发现。噩耗传来,我立马感到心慌、内急。走入卫生间,掀起马桶盖,却又不知怎么“咣当”一声重重地摔落下来。我进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神状态,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定煌已经离开了这个事实。

上世纪70年代,我从部队复员,朱定煌插队返城,我们被分配在同一个单位的同一车间同一班组,成为一对朝夕相见的工友,从此开始了30多年的交往。

他从小喜爱看书,古书读得多,加上记性又好,《水浒传》108将的姓名、绰号能倒背如流,清朝十三帝的趣闻轶事也是熟稔于胸、随手拈来。工作间隙,大家都喜欢围拢一处听他说古,以他为核心的人群里不时地爆发出阵阵欢声笑语。工友之间就某个历史人物、某场足球赛事之类问题发生争论,都会找他来加以评判。有时,小孟等师兄弟想听他说事,就故意用说错话的方式,引他“纠错”,趁机掏出他的“专题论坛”。听他谈古论今,被我们大家当作一种享受。

他喜爱集邮,并坚持不懈地对我们进行启蒙,在当邮票供应紧缺的情况下为大家办来一张张集邮年卡,在单位里聚集起了一支集邮爱好者队伍。每年换年卡的时候,他都冒着严寒整夜在邮局门前排队,想方设法替我们换来新卡。

由于他性格随和,笑口常开,凡事忍让,在他先后经历的几个工作部门里,工友、同事们都爱和他交往,视他为友。他兴趣广泛、精力充沛,会玩桥牌、打麻将、下围棋,在社会上也有方方面面邮友、牌友、棋友。

在我的个人生活中,有关他的几个细节,也是令我感动和难忘的。1978年初我结婚,婚宴结束后班组的工友们都自行散去了,只剩下他一人,陪着我们从新街口酒店返回我们城东大阳沟的“新房”。年底,我儿子一出生,他就跑来看望,看到孩子他妈一时没有奶水,他也跟着我着急。空闲的时候,他还跑到我家来玩,陪我老母亲和弟妹们打过几场麻将。所以,我们全家人都认识这个

性格开朗的朱定煌。我知道,他和其他一些工友之间也有同样如此的私密关系。性格决定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,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朋友。

我和他话语投缘,源于我们性格上也有几分相似。上世纪80年代,我俩先后争取到了脱产读电大的机会。毕业回单位后,经过多年打拼,我“混”成了公司办公室主任,他在公司下属的一个市场里担任同样职务。在这个职位上,正常工作方面倒也得得心应手,但我俩不约而同都休于一项“工作任务”——参加吃喝招待。在商贸企业,业务往来频繁,“业务招待”当属平常,办公室主任往往更是直接操办者。可是,这项职责范围内的任务却是我们最感艰难的。他跟我说,遇到这样的场合他总是找出各种借口,能逃则逃,能避则避。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?我们心里也都明白,我们这种姿态,在领导的眼里分明就是不合群、不称职,也是很不可喜的。这无形中成了我们工作上的压力之所在。

最后一次见到定煌,是在他离世前不久的一天,他为他女儿中考升学的事来找我商量。女儿的中考成绩离她想上的那所重点中学分数线相差3分。此前,他已拜托一位领导找关系人帮忙,交费助升学,可这位领导当时却在外地出差,他急得跑来问我怎么办。我为他分析,女儿上学事大,加之时间紧迫,鼓励他直接去找关系人办理,并告知了地址及乘车路线。在我的鼓励下他当即拔腿就去了,事情竟然办得出乎意料的顺利。事情办妥,他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打来了电话,满含喜悦之情。

这一切都好像还在眼前,可是定煌却已离我们而去一年有余了,是可恶的抑郁症夺去了他的生命,夺去了他对家庭、对人世间的那份爱。此前,原来同班组工友陈志明曾让我约一下定煌,希望找时机相聚一次。遗憾的是,我连志明老师的这个约请都没来得及转达给他。后来的日子里,我一直怀念着定煌,却也只能与他在梦境里相见了。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

信箱:kbm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



妈妈,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

倾诉、执笔:阿睿,女

母亲是个心思细腻且儿女心很重的人,把我和姐姐照顾得无微不至。突然有一天,母亲不见了。深爱我们的她怎么可能弃我和姐姐而去呢?我和姐姐哭闹着要去寻找母亲,但是,没有人肯告诉我们,母亲去了哪里。

直到有一天,父亲提出带我们去看母亲。可是,我们怎么也想不到,竟是在那里,我们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母亲……

有一天,母亲突然不见了

母亲以前常说自己生来就是要当母亲的。小时候有一次我在里屋看书,突然觉得嗓子有些不适,于是用力咳了几声,可惜没有咳出来,气急败坏的我捶着床板,发出“咚咚咚”的声音。母亲赶紧跑了进来,“怎么啦?”就见母亲神色紧张。原来她听到我怪异的咳嗽声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,怕我受到伤害。

母亲是一个感情细腻的女子,多年后我翻阅她的日记,看到这么一句话,“那天下午,蕊儿(指我)去和邻居家的小孩玩耍。突然间她跑了回来,动作飞快,我还没来得及问她,蕊儿已经把小手伸了过来,原来她掉了一颗乳牙要我保管。在那一刻,我感到小生命对我的信任和依赖。”有一次母亲去外地出差,好几天没有回来,我蒙着被子偷偷地哭,我不停问奶奶,“妈妈什么时候才回家呀?”奶奶被我问烦了,随口说了一句“穿棉衣的时候(她)就回来了!”我非常高兴:“那我现在就穿棉衣!”而那时候正是最热的三伏天。

但我没想到,母亲会突然间离开家,离开我们,而这一别就是好多时日。我和姐姐都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,她那么爱我们,怎么可能抛下我们呢?我和姐姐不停地哭闹,甚至以绝食相威胁,但是父亲一直不同意带我和姐姐去找母亲,有时候被我们惹毛了就会把我和姐姐揍上一顿。

直到那一天父亲突然提出带我和姐姐去看母亲。

在脑科医院,我们见到了母亲

我们这才知道,多年前,父亲把母亲送进了外地的脑科医院!当时我们住在一家宾馆里,虽然距医院不过一小时车程,可是那一段路却犹如十万八千里。

那是我们第一次去看母亲。她离开后,我们的生活就失去了光彩。

我和姐姐坐在梧桐树

下,默默地等待母亲,心中惴惴不安,不知道母亲现在是什么样子?见到我们会是什么表现?父亲说,医生告诉他,母亲在院中并不好过,尤其是前半年。她常常哭,有时晚上会呼喊我和姐姐的名字,医生就给她服用镇静剂。

我们终于看到一个女人从远处走过来,她有点像我们的母亲,只是看上去老了很多,走路脚步不稳,她抓着一个穿白色制服男人的手臂,慢慢走过来。我不禁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没错,那是母亲。但她浓密的黑发变得松散,失去了光泽,也失去了天然的卷曲。她以前活泼开朗,充满活力,现在却没精打采,两眼充满忧伤。最令我害怕的是她那张脸,皮肤下微细血管清晰可见,交织如网。那是她所受折磨的印记,但我当时并不知道。多年后我才明白,母亲和许多被送进脑科医院的人一样,不愿意也得接受可怕的电击治疗。

母亲在椅子上坐下来,先把姐姐拉到身旁,然后是我。我一直渴望这一刻的到来,以为只要回到母亲的怀抱,一切都会恢复正常。她还会给我们弹钢琴、做好吃的,我们又会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。

母亲说我们长大了很多,说我的头发烫得很漂亮,又问起家里的小花猫姐姐怎么样了。我说那只猫喜欢爬到果树上偷吃水果,越说越起劲。母亲微笑着,似乎听得津津有味。

天色渐渐暗了,微风阵阵吹来,我们收拾东西准备离去,并告诉母亲说,不久会再来看她。母亲突然说:“我不应该在这个地方,真的不该在这个地方。”气氛变得很僵。我和姐姐面面相觑,不知怎么办。母亲哭了起来,父亲说:“好啦,好啦,别哭了。”母亲擦去眼泪,用手拂拂衣服,仿佛弄平衣服的皱纹,就能理顺她坎坷的人生。她说:“好多了,和新的一样。”

母亲被医生带走了。我感到十分不安。我们三人路上几乎没有说话,我问父亲:“什么时候再去看妈妈?”“再说吧,孩子,再说吧。”但此后9年,我们始终没有再去,听任母亲困在那里。

他们曾经那样恩爱

父亲说,他把母亲送进医院是有原因的。一直和我们同住的外婆刚去世那阵,母亲的表现的确异于常人。她经常披头散发地躺在床上,一动不动,瞪着天花板流泪,不想上班也不想照顾我们。晚上起夜的时候,我常常看见母亲披头散发地赤足在水泥地上走来走去,嘴里喃喃自语,不知道说些什么。那时候我突然觉得母亲变得很陌生。我和姐姐都觉得,虽然母亲和外婆感情很好,但这并不是导致母亲的精神发生变化的最主要原因。

父亲追求母亲的时候,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。父亲最让母亲喜欢的一点就是懂得适时地浪漫一下,比如她早晨醒来时,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平时想要的东西就放在了枕边;或者,父亲会在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她单位门口等她下班,然后带她到一个很有情调的地方共进晚餐;再或者是母亲出差回来时,他会突然出现在机场,迎接她……但是他们两人的感情却在结婚后迅速降温。

在我看来,父亲把母亲送走,只是因为厌倦了她。父亲是个没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,一有机会就喝酒抽烟,在外面浪荡。父亲有一次竟然无端骂母亲是贱货,听到这样的辱骂,母亲忍不住拎起包冲出门外,身上还粘着辛辛苦苦为他做饭粘上的面粉。母亲在楼道里等了很久,本希望他来追,可是他没有。母亲不知道还能去哪里,为了上班,她又回到那个房间里,因为点小事父亲又狠狠地抓住母亲的胳膊,母亲疼得眼泪直掉。父亲再次骂母亲是婊子、是贱货。母亲这样一个老实本分,一心为他考虑的女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气,可是母亲不会骂。于是便掐他、抓他,父亲竟毫不示弱,狠狠地打了母亲一耳光。

父亲经常动手打母亲,然后两人对打,锅碗瓢盆跟着叮当作响,两人忙着打架,我和姐姐在一旁被吓得哇哇直哭。

父亲还有一个爱好,他喜欢和美女打情骂俏,母亲曾多次看到他手机上有暧昧短信,其中一条是某月某日

几点在某酒店某房间见。几天后的某个双休,父亲只是跟我和姐姐说声“爸爸出去一下”就走了。他以为母亲傻,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一次,母亲原本想打110一同前往,但是一怕扑空,二来可能母亲确实没有那个胆量。

母亲带着我和姐姐来到了短信上所提到的那个房间,敲门,半天没动静,继续敲。过了十分钟,门开了,母亲把父亲推到一边冲进去,卫生间里一个女人缩在角落里。那个时候,母亲出奇冷静,“你出来,我不会把你怎么样。”谁知道那个女人居然跳起来骂母亲,接着两个女人扭打在一起。那个女人比母亲高出一头,力气也比母亲大,不一会母亲就被她打倒在地。那个女人竟然动手去撕母亲的裤子,母亲拼命反抗。但就在此时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父亲跑了过来,按住母亲的双手,不让母亲反抗。随着母亲反抗加剧,父亲也加大力气,眼里冒着凶光。很快,母亲的下体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。这时候父亲的脸上居然露出了得意的笑容!他居然在笑!

此后母亲的情绪就有些不稳定。

过去医学界对情绪性疾病缺乏认识。很多情绪问题,现在可以靠药物治疗,可以凭心理辅导解决,但当时却一律视作精神病。那个时候只要是家人开口,谁都可以以精神病为由,把自己的家人送进精神病院,不由他不同意。母亲被关起来时,正值盛年,只有35岁。

母亲被送进脑科医院的时候我和姐姐年纪很小,尚未到上小学的时候。许多往事已渐渐变得模糊。但是,随着年龄增长,我对母亲的思念却越来越强烈!我终于可以自己去看望母亲,我多么希望她能回到家里,我想天天看到她。但是医生说母亲再也难以融入正常的社会里。母亲的将来怎么办?医生冷冷地说,她将老死在这里!

(故事讲完了,但是阿睿拒绝提供更多关于自己和家人的信息,她说,生活已经够沉重了,不想有更多的纷扰。真心祝愿阿睿的母亲能够早日回家。)